精神的实现与现实的精神: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王 海 滨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91)

摘　要: 经历了对黑格尔精神实现论的追随和批判之后,在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石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精神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精神解放成为实践的一个环节。在对资本现代性的总体性批判中,马克思深入批判了感性至上和欲望主宰的现代原则、嵌入精神领域的“抽象统治”,以及现代性的“双重虚无”状态。沿着马克思开辟的精神哲学道路,在“现代化·欲望·精神”的整体性框架中,可以从八个相辅相成的环节探寻走出现代性精神困境之路:精神与现代化的沟通互动、生产力容许范围内的精神自由、社会关系决定下人的发展程度、从“异化劳动”到“真正自由的劳动”、以观念变革为核心的内在世界转型、自由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以真正的共同体为空间舞台、精神与欲望协和的境界。

关键词: 黑格尔;马克思;现代性;欲望;精神

中图分类号:B 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1)01-0042-08

面对现代人普遍诟病的“精神问题”,有些研究者对“如何走出现代性的精神困境”这一“时代之问”显得有些无动于衷,对马克思那里相关的思想资源尚缺乏深入系统地挖掘。马克思对实践的重视和对虚假意识形态的冷嘲热讽,对抽象的形而上学致思方式的超越和对资本现代性的透彻批判,当然不是反对科学认识,也不是无视精神世界的存在,更不是反对精神的发展及其自我实现。无论是在青年时期具有浪漫派形象的诗里,还是从对爱情和友情的重视中,都呈现出马克思情感世界的丰富及其对精神生活的重视。

如果说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洋溢着现代性建构时代理论哲学的进取态度,那么马克思的精神观显示了现代性批判中实践哲学的反思深度。马克思深刻把握了黑格尔精神哲学背后的辩证逻辑,并将之运用于对现实精神状态的批判,进而对如何突破时代精神困境进行了深入地探索。如果说“宗教”和“道德”是精神实现的传统方式,那么马克思用“现实的劳动”对之进行了根本性置换。把真正的自由王国放到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进一步显示了马克思追求精神自由的历史性和彻底性。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实现论的追随、批判和超越

继承德国哲人注重精神价值的传统,黑格尔构建了一套周全的精神哲学体系。在黑格尔那里,“精神”既是能动性的意识与其外化对象的对立统一,也是相互承认的自我意识之间的普遍性整体,包括意识之外化、扬弃、回复等诸多环节的全过程。显然,不满足于将“精神体系”局限于人的内在世界,黑格尔把整个世界都“精神”化了:“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①“精神”实际上成为黑格尔超越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所找到的“第三

收稿日期:2020-10-09

作者简介:王海滨,男,河南鹤壁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题注:从“精神”到“现实”,还是从“现实”到“精神”,代表了对待精神与现实关系问题的两种典型理路。如在中国传统文化高峰的宋明理学中,程朱主张先格物穷理、豁然贯通后明心见性。陆王主张先立乎大者,即发明本心、体认良知,然后实现精神于待人接物。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0 页。

条道路”。

“精神的实现”是贯穿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内在原则。精神内在性具有改变外在性的权力和力量,这种改变也是主体在客体中实现自身的过程。在黑格尔那里,私有财产就是意志进入客体的结果,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背后支配方向的“理性的诡计”就体现了精神的实现。在《精神哲学》中,黑格尔具体划分了“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①,即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这三个阶段构成了精神实现的全过程,并具体展示了“精神”如何通过概念辩证法在“逻辑”中得以实现。对于“精神的实现”无论如何不能绕开“坚硬的现实”这一难题,黑格尔认为“精神”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表现了自身最具体的现实,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不过是“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他曾明确说过:“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这好比‘自然’便是‘观念’在空间里发展一样”,②而“整个历史进程是精神的一种连贯进程,整个历史无非是精神的实现过程”③。也就是说,只有历经漫长的历史过程及现实的考验,精神才能在磨炼和教化中发育成熟,最终成为“自由精神”而完成自我实现。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还具体阐释了“‘精神’用什么手段或者方法来实现它的‘观念’”④。

《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主要从“自我意识”出发,追随黑格尔的精神实现论。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包含着自我与非我的相互确认,是一个意识外化及其复归的过程,洋溢着积极进取的追求自由的态度。精神的自由和独立是启蒙原则的重要表达。青年黑格尔派以自我意识哲学为现代性启蒙进行理论上的辩护。从启蒙精神的实现出发,确认自我意识的绝对地位,以捍卫精神自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主张。在《博士论文》和发表在《莱茵报》的政论中,马克思正是依据自我意识哲学的“主体”精神和“理性”精神批判德国的专制现实。在揭示出德国哲学的“自我意识”不过是法国启蒙平等精神的思辨表达之后,马克思提出哲学的任务就在于通过自我意识的绝对理性克服现实的非理性。“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⑤这里,“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转化为现代原则所蕴含的“主体性”“理性”,并进一步实现为启蒙思想所追求的“自由”“民主”。此外,当面对物质利益关系和理性原则之间的内在紧张时,重新回到黑格尔“客观精神”中的法哲学,以及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大段摘引黑格尔“自我意识”的有关内容,并挖掘出“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这个《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成果”,都在一定程度上清晰地呈现出马克思曾对黑格尔精神实现论的追随。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开始从“现实”出发,批判黑格尔“精神实现”的“非现实性”。马克思批评道:“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⑥这种精神性与现实性之间的隔膜,导致精神的力量成为一种想象的力量。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思辨唯心主义“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用福音书作者的话教诲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认为“这种没有肉体的精神只是自己的臆想中才具有精神。”⑦,并对“黑格尔体系中的三个要素”进行了还原,指认“自我意识”即“同自然分离的精神”,“绝对精神”就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⑧

---

① 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7 页。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2 页
③ 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 1822—1823》,刘立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449 页。
④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第 16—17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58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23 页。(后引此卷,略去出版社、出版年)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3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341—342 页。

面对错综复杂的物质利益关系及其多次冲突,马克思开始重置“精神”与“现实”的关系。扣住工业、财富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关系这个现代问题,马克思把“意识”视为“物质生活”的“意识”,把“精神”视为“现实的人”的“精神”。进而,马克思深入反思和批判了黑格尔所谓的“精神从本质到概念领域的推移”,认为“一个现实领域的纯粹理想性只有作为科学才能存在”①。当然,这种“精神”与“现实”逻辑权重的颠倒,显然不是无视“精神”。比如对于当时作为主要精神生活方式的“宗教”,马克思并不要求消除它,只是把它从至高无上的位置放回合适的位置。对此,马克思明确说过:“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②在政治解放中“人没有摆脱宗教,他取得了信仰宗教的自由”③。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不能简单地指认马克思对精神与现实关系的重置,就一定高于黑格尔以深沉的精神理性反观现实的方式。很显然,黑格尔也不会无视客观存在对于精神存在的“时间在先”。马克思倾向于“现实的精神”和黑格尔注重“精神的实现”之间的对立,并不体现于时间维度中“精神与现实何者为本原”的意义上,而是体现在逻辑上“精神与现实的统一方式”,这种“统一方式”显然是涵摄诸多环节在内的。

1845 年之后,马克思开始从“实践”出发,以“总体性的资本批判”颠覆了汇流于黑格尔的“观念论批判”。在以实践为基石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精神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精神实现”成为实践的一个环节,实践成为改造世界(当然也包括改造精神世界)的基本方式。由此,马克思实现了从“精神实现”到“生产一般”、从“精神辩证法”到“革命性实践活动”的转变,真正超越了以精神实现论为逻辑原则的黑格尔精神哲学。在黑格尔那里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的“精神”,被马克思这里的“社会”所取代,“主体,即社会”④。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社会历史实践主体,不是简单地以“用脚立地”取代“以头立地”,而是“头脚并用”。历史归根到底是由人创造的,头脑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历史唯物论并没有否认这一点,它所确立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只是决定作用的一种根本方式,而且这里的生产力也是人创造出来的。

二、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精神维度

马克思所确立的现代性批判,是一种以资本逻辑批判为枢纽的总体性批判。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孤立化为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等相互隔绝的三大部分,既不符合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特征,也不利于有效应对历史经验的某些证伪。离开资本逻辑剖析和政治价值取向,哲学理论容易滑向抽象的辩证逻辑演绎;离开以实践为基石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和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有些内容可能沦为过时的历史批判。从整体性视野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我们发现,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精神维度,在以往的研究中被有意或无意的遮蔽起来了。直面内嵌于实践之中的精神存在,马克思深入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精神状况。

在关注和挖掘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精神维度时,一定要避免使其退回至一种纯粹观念论的精神批判。这里决不能离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批判这一基础,不能忘却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精神现代性转置到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现代性,不能背离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取代理性观念论的现代性批判路线。“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既不是抽象的物质本体,也不是具体的物质形态,而主要是生产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对象性社会历史关系。唯物史观总是在一定的实践过程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7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8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 页。

社会关系中把握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及其内在关联。在资本这个“普照的光”笼罩之下,马克思的精神观集中于对作为劳动和资本的“抽象人格”的工人和资本家的精神状态的剖析和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之精神维度的批判是辩证的。关于新航线的发现、铁路的修建、钟表的发明等如何塑造了现代人的时空意识,已经被马克思所继承的启蒙精神揭示出来了。伴随着资本扩张而来的交往扩大、世界性的文化交流,必然可以为丰富精神生活提供一些基础条件。当然,马克思在高度肯定“资本的文明面”时,主要集中在物质层面,没有具体阐释资本逻辑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提升作用。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实际上成为资本逻辑的某种“硬伤”。

其一,批判感性至上和欲望主宰的现代原则。诉诸感性欲望以指责宗教信仰的现代启蒙精神,触发有用性成为了支配人类生活的内在原则。感性欲望的膨胀自然引发精神生活的萎缩和懈怠。马克思批判了时代精神的这种状况:“实际生活缺乏精神活力,精神生活也无实际内容,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由于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本身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①当物质需要成为第一需要,物质生活就成为衡量解放的重要标准。对物的占有和消费成为现代人的根本性追求,“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②,“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③ 于是,人们的生活空间、喜怒哀乐,以至于悲欢离合,都开始围绕资本的旋转而轮番出场或消退。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个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④拥有金钱数量的多少,成为衡量人的力量大小的标准:“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⑤

其二,批判嵌入精神领域的“抽象统治”。在资本主义时代,“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⑥也就是说,源于现实物质关系的“抽象统治”,已经贯穿到精神领域。现实的个人成为抽象的自我,“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就是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就是在自己的纯粹抽象中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⑦ “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⑧成为这种抽象统治的极致形式。马克思深入揭示了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批判了现代性观念论批判路线因远离现实而坠入“观念论副本”。同时,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抽象统治”及对人类解放承诺的背后,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深沉的道义感和精神的力量。因此,马克思所向往的理想的精神状态,绝不是先验主体的内在精神体验,也不是关于精神原则的超验想象,而是反对沉迷于“精神的自恋”,追求在改造生产关系中能够实现的符合现实人性的精神存在方式。

其三,批判现代性的“双重虚无”状态。一方面,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实践冲击了现实生活世界的延续性和稳定性。马克思用四个“一切”生动地诠释了这种现代性的生存景观:“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0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90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94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61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4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65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41 页。

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①人们的物质关系、社会关系以及相应的生活观念成为“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②。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现实的对象化劳动蜕变为人的“非现实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③ 由此导致了人的内在本质的空虚化:“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④在马克思看来,随着不断扩大化的生产“把人当作既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⑤,这种双重的虚无感,既严重冲击着“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无产阶级,也深度侵袭了“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的资产阶级。⑥海德格尔深刻地指认了马克思对现代人命运的这种批判:“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揭示了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命运”,因此“马克思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⑦

三、如何走出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如何走出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欲望主宰”“抽象统治”和“双重虚无”的精神困境?黑格尔式的“精神→实现”路线,虽在解释现代性的生成方面极其深刻,但要改造现实的精神世界则显得绵软乏力。传统唯物主义式的“现实→精神”路径,揭示了不能妄图离开现实抽象解决精神问题,却难以指明主动积极的精神解放之路。与消灭资本私有制相应,重建同传统观念进行彻底决裂后的精神世界,宣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定立场及其诊治方向。遵循马克思开辟的精神哲学道路,既然精神是资本现代性的一个维度,且成为一个“问题化”的维度,那就不能被动地依赖资本逻辑的推动或沉迷于精神的孤芳自赏,而应在“现代化·欲望·精神”这个整体性框架中积极探寻路径。

第一,精神与现代化的沟通互动。在批判过于追求物质欲望满足并忽视精神发展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同时,马克思也坚决反对依赖“道德修养”或“宗教信仰”以实现精神主宰的传统方式。回归温情脉脉的传统社会,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反动的社会主义”取向。马克思所使用的“生产关系”“实践”“资本”等重要概念,都具有超越传统的唯物和唯心之间对立的意蕴。在遵循历史发展趋势和社会运行规律的前提下,马克思追求把统治历史的异己力量置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作为社会历史创造主体的现代人,应“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⑧实现“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⑨。正是在这个方面,卡尔·洛维特直接指认,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一个统摄了经济存在和精神因素的辩证范畴。⑩ 卢卡奇认为黑格尔留给马克思的最主要哲学遗产就是《精神现象学》中阐发的在历史过程中自我实现的主客同一性。实际上,不满于黑格尔“完全合乎逻辑地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0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2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80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82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261 页。
⑦ 《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383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89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30 页。
⑩ Karl Lowith, Marx Weber and Karl Marx, translated by Hans Fantel, Ggeorge Allen&Unwin(Publishers)Ltd., 1982.p. 68.

现实”①,马克思把黑格尔在“逻辑”中得以拯救和实现的“精神”,置于以现代化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结构之中,并在改造现代世界中延续性推进人的解放和精神实现。

第二,现代生产力容许范围内的精神自由。欲望的凸显既是现代化的动力又是现代化的结果。马克思说过:“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②从现代化实践活动出发,就不能离开欲望满足而空谈精神的实现。无论是强调提高生产力,肯定资本推动物质文明发展的历史性作用,还是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都显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对最大化地满足所有人的物质需求的内在追求。无产阶级和人的解放,离不开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欲望的满足。真正的自由王国,存在于必然王国的彼岸。也就是说基本欲望满足之后,才可能有真正的精神自由。马克思曾直接谈到物质需求与精神自由之间的关系,他明确批判了康德“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③,认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④。

第三,社会关系决定着人的发展程度。人的交往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创设的社会制度,成为制约人的发展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⑤在资本主义制度的非自愿分工中,“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⑥。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物化生存,“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⑦。依靠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真正解决公平正义问题,成为摆脱现代性精神困境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

第四,从“异化劳动”到“真正自由的劳动”。劳动是沟通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基本方式。劳动解放包含精神解放。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把“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⑧。透过黑格尔的劳动观,马克思清晰地洞察到劳动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互相进入”。当然,和黑格尔把私有财产作为人的意志进入客体的结果不同,马克思把价值作为人的劳动进入客体的结果。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不是把劳动看作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而是将其视为赚取利润的工具,阻滞了劳动的真正实现。在批判黑格尔把人的本质的异化视为自我意识的异化,把掌握自我意识等同于掌握了自己的本质之后,马克思从现代世界的劳动状况出发,着眼于改造被资本规定的“抽象劳动”,使作为人类基本活动方式的劳动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人的自主活动的劳动”(《德意志意识形态》)、“生活的第一需要”(《哥达纲领批判》)和“真正自由的劳动”(《资本论》)。

第五,以观念变革为核心的内在世界转型。《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之前的所有制关系的同时,资本主义观念冲击和摧毁了之前的传统观念。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35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8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1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07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95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5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61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205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 页。

“观念”像桥梁一样勾联互通着对外在世界的观感、认识、判断和内心的价值取向、情感意志、信念信仰。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资本主义腐朽观念的彻底决裂,必将迎来内在世界的整体转型和现代人精神世界的焕然一新。

第六,自由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黑格尔把历史感和时间意识引入哲学研究与精神发展过程:“历史作为精神的发展过程是属于时间的”①,而“精神之所以有一种历史,是因为凡是精神的东西,都只是通过它的工作,通过对直接形态的加工而存在的,它由此上升到一种对于自身的意识,因而上升到一种更高的观点”②。马克思进一步以时间来衡量人的存在,认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③,并把“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人类发展的本质:“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④因此,改造资本占有劳动和控制社会的逻辑,“不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么“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⑤

第七,以真正的共同体为空间舞台。从虚假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既是自由发展的需要,也为精神发展提供了空间条件。离群索居式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⑥ 这种真正的共同体“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⑦, 因此“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⑧。

第八,“全面的人”“真正的人”:精神与欲望协和的境界。马克思从人本身出发探寻人的根本,认为“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⑨。这里既从客体上阐释了人的自然性,也从主体上揭示了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马克思一以贯之所追求的“全面的人”“真正的人”,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诸种矛盾的和解,意味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意味着个人潜能的充分实现,意味着达到人性完满的精神境界。经过宗教解放、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精神解放之后,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才能出现“真正的人”。马克思认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⑩,而且是“全面的归还”,这里“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⑪。这种“全面性”的境界,展示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展示着基本欲望满足上“立地”和精神境界提升上“顶天”的统一。实际上,我们不能被欲望主宰不谈精神,也不能绕开欲望空谈精神或一味沉迷于精神。在唯物史观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中看待精神境界问题,比其他视角具有更大的空间和包容性。如马尔库塞所追求的把压抑性的生存方式转变为非压抑性的生存方式,把工作转化为消遣,把性欲升华为爱欲,从而达到“理性与人的本能的新联系”,实现对异化的超越;或者如弗洛姆所向往的确立“积极自由的生存状态”,

---

①② 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 1822—1823》,刘立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4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3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第 216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18—219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71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73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71 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2 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89 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6 页。

用爱心去工作,实现自我,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潜能,等等,一定程度上都可以整合为精神与欲望协和境界之中的一个环节。

Spirit Realization and Realistic Spirit:From Hegel to Marx

Wang Haibin

(*School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 P. C.*, *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 After following and criticizing Hegel's (黑格尔) theory on spiritual realization, Karl Marx (马克思) regarded spirit as a part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spiritual liberation as a link of practice, in his historical materialist vision based on practice. In his overall critique of capital modernity, Marx deeply criticized the modern principles of sensibility supremacy and desire domination, the "abstract rule" embedded in the spiritual realm, and the "dual nihilism" of modernity. Along the path of spiritual philosophy pioneered by Marx, and with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modernization-desire-spirit", we should explore a path to get out of the spiritual dilemma of modernity by means of the following eight complementary links, which are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spirit and modernization, the spiritual freedom within the permissible range of productivity, the degree of human development determined by social relations, the progress from "alienated labor" to "truly free lab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ner world with the ideological change as the core, the free time taken as the activ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the real community taken as the space stage, and the realm of harmony between spirit and desire.

Key words: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Karl Marx, modernity, desire, spirit

(责任编辑　　杨伊佳)